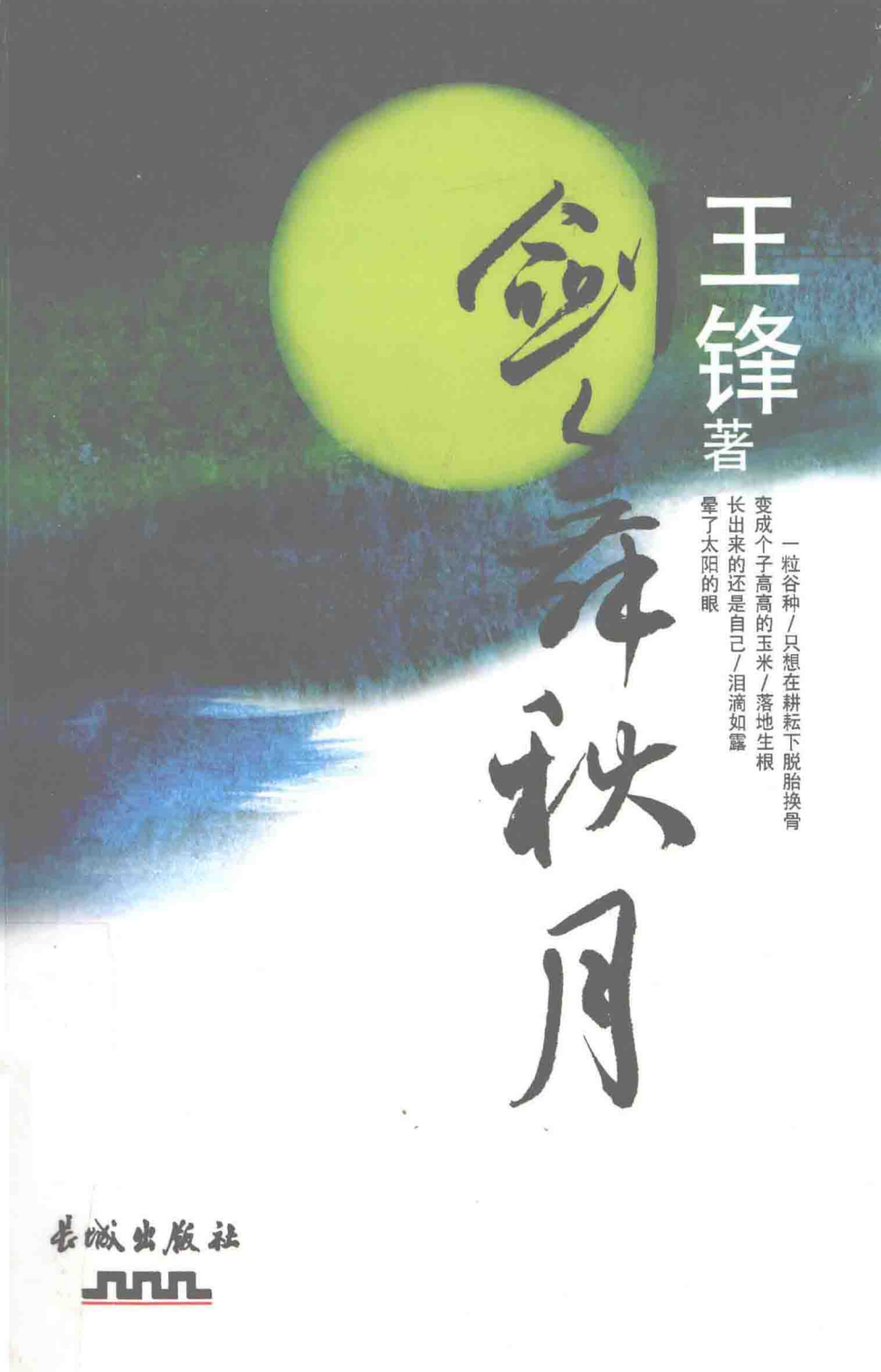




王锋
著

一粒谷种 / 只想在耕耘下脱胎换骨
变成个子高高的玉米 / 落地生根
长出来的还是自己 / 泪滴如露
晕了太阳的眼

金
秋
月

长城出版社



龍龜 命



王錄
書於
雪狼
軒



舞 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舞秋月：王锋著.——北京：长城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483-0012-0

I. 剑… II. 王…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8989号

责任编辑：徐华

书 名：剑舞秋月

作 者：王锋

出版发行：长城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40号 (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6817982 66817587)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1000 毫米 1/32

字 数：30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5000册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83-0012-0/I·931

定 价：36.00元

序

我生活着 故我歌唱

——序王锋诗集《剑舞秋月》

范咏戈

我用艾青的一句诗论作这篇读后感的题目。

王锋是位职业军人。二十多年来，不管他是在基层部队带兵，还是做机关工作，他都能挤出时间把两项业余爱好：作诗和书法坚持下来。他的书法已经写到一定的火候；和他的书法一样，他的诗也写出了气候。朱光潜先生早年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中说，一个人文学趣味的高低，在他喜不喜欢诗，不喜欢诗的人文学趣味不会太高。因为诗要比别的文学门类更严

谨更纯粹，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也难免有隔阂，有可能从小说、戏剧中仅看到其中最粗浅的故事。所以他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从读诗入手。这样看来，说王锋是一位趣味高雅的军人是不过分的。

王锋这本《剑舞秋月》取材非常广泛，既有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思恋，也有对当代军人的歌颂；既有对山川形胜的抒情，更有从日常生活出发的人生感悟。作为一位军旅诗人，王锋没有刻意去写重大题材，或者铺张抒发军人情怀，恰恰相反，种种宏大叙事在他的诗中首先被悬置起来，他的诗在观念层面上走得并不远，但是事物的文理在诗中表现得细致和智慧并构成他的写作态度和诗的文笔气质。诗品即人品。从他的诗中不难领略到一种人到中年的厚重稳健，在世界与内心之间转换时的从容不迫，在不失个性的豪迈张扬中巧妙地取得的平衡。诗情常常能够内化为一片深沉

的寂静：第一辑《落地生根》可视为对故乡和对自己身在何处的认定；第二辑《梦碎飞雪》由生活的邂逅体现出彻悟；第三辑《仗剑随行》是一组行走的诗，当然是军人的行走。三辑诗又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曰情，曰悟，曰行。它们构成了王锋诗歌写作的弧线。

也许只有出身农村的军人才会拾得这样对“本色”感悟的诗句：“一粒谷种 / 只想在耕耘下 / 变成高高的玉米 / 落地生根 / 长出来的还是自己。”正是这种落地生根的本性，使诗人记忆的深处不断飘来一阵阵庄稼成熟的禾香，看到父亲满脸的皱纹里全是比庄稼还成熟的笑；某个季节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于是诗人想像布谷鸟是厌烦了不事耕种的城里人，布谷鸟的叫声只有真正的种地人才能听得懂；一盏煤油灯，勾起了他对父亲的眼睛和母亲的心的回忆。他最愿意捕捉的还是“月”的意象。《醉月》中写，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月亮也在路上，“一生耕耘 / 唯求收获 / 最大的收获莫不是最圆的月 / 饿了当月饼吃 / 黑了当明灯照 / 穷了当银元花 / 苦了当甜梦做 / 醉了当好诗读 / 想了念了就摘下来送给该送的人。”“月”寄托着作者虽然当了官离开了农村进了城市，但却始终对养育他的故乡不能忘怀的那份纯真感情。王锋诗中虽然充满着游子对父亲耕种过的地以及母亲准备的晚餐的永远的眷恋，但经过了三十年军旅生活，诗人毕竟已不再是只靠在回忆童年中寻找诗意。在《望眼欲穿》中，诗人写：“黑夜睡醒了就又是白天 / 风花雪月注定都是过客 / 能驻足的不叫青春 / 刻在胸口的不只是伤口 / 还有一种无奈透骨铭心。”因此，作者开始向往安静。“静是最高的一种境界 / 毕生祈求的不过如此 / 太难了 / 所以都视为珍贵 / 情愿拿生命去换。”在喧闹中他期盼那种静得能听到自己心灵深处血脉涌动的回声，还有父亲和庄稼的碎语、关闭自

己的静的极致。他也为自己推敲诗句苦恼：

“有一部印度电影 / 把爱情演绎到极致 /
除了眼泪就不剩什么了 / 从没自诩是什么
诗人 / 可没了诗感觉自己已死了很久。”

和平的日子对于军人来说也是平凡得难以
让人打发的日子，还有物欲横流的世界。

作者追求心灵宁静却又渴望激情涌动。“抓
一把火焰 / 把那个直立的夜与直立在夜中
的我 / 一起点燃 / 照亮心盲者永恒的路。”

（《夜直立着》）

深沉而炽热的军人情怀是作者诗情的
另一燃点。《仗剑随行》一辑中，我格外
喜欢那一首《那双紧握犁铧的手》。这首
诗是诗人献给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曹海
妻子的：那双本该是一双男人的粗糙的手，
“那是一双撑天托地的手 / 那是一双让男人
轻弹眼泪的手 / 那是一双和丈夫一样可以
紧握钢枪去忘我战斗的手 / 那是一双看一
眼就会刻骨铭心的手。……对着那双紧握
犁铧的手 / 真想道一声 / 我的好军嫂 / 抱

着孩子到地头歇一歇 / 让我替你干会儿。”
诗人的目光也注视着引他前行的将军：“又
随将军出行 / 又见将军受命戍边时的凝重
/ 四度春秋 / 早把使命的根 / 深深扎进边
疆厚土 / ……我真的在一场胜战后醉了 /
醉后只记得将军的两句诗 / 试问名利客 /
几人能戍边。”（《醉舞边关月》）诗人
也带兵，他把对兵的情感倾倒入那首《一个
退伍老兵的遗言》：“过了好多年 / 我
耳边常常响起老兵的那句遗言 / 走后给我
穿上军装 / 穿着军装的老兵 / 安详地走了
/ 短暂的一生 / 应该有许多许多放不下 /
可老兵什么都能放得下 / 包括哺育自己和
六个兄弟姐妹的母亲 / 包括尚未成年的一
双儿女 / 唯一放不下的是那身穿得发白的
军装。”没有对战友的深情是不可能觅得
这样泣血的诗句的。所以我认同王锋的诗
品如人品。他以军人的情怀、责任，通过
诗的形式原汁原味传给我们。他的诗能够
打动我们心的，不是那种高头讲章式，或

者风花雪月式的文字迷宫、楼台，他生活着，故歌唱着。我相信王锋在他的诗路上进行更多艰辛的探索后，他的诗路会愈走愈宽，我期待着。

2009年11月19日

心的柔软与骨的坚硬

——王锋诗歌解读

徐文海

拿到王锋的三本诗集(《冷梅》、《醉逸》、《雪狼》)的时候,在场的军旅作家巴根做了一句点评:这年头,“诗人”不写诗,“军人”写诗!

——这,着实令人感慨。

诚然,“诗人”和“军人”不能截然分开,“军人”可以是“诗人”,“诗人”也可以成为“军人”,但是,王锋毕竟主要从事“武职”,写诗是他的业余,在诗坛确实有点儿沉寂的今天,他却能异军突起,一飞冲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仔细读来，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长篇；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是一种许诺，对生命的许诺，对生活的许诺，对友人和历史的许诺。

王锋不是天才型的诗人，但在其生命的本源中，确有一种诗的原生质的东西，鼓促着他对这种“诗的许诺”报以始终不渝的热忱投入，同时在这火热的情怀深处，还持有一种理性的散淡。他始终不渝地用心来“许诺”。

“举过头顶的心，不见路人为我而来”（《情丝》）， “捧读如缕心历 / 死守阵地 / 任漫天雪花飞来飞去”（《如缕心历》）， “编织进一个男人心灵深处的梦”（《漂零的故事》）， “心啊，铸成一口钟，任岁月敲打”（《迷途》）。

诗，已经不仅仅是歌者的宣泄、诗性灵魂的自慰，诗已成为“撞钟人”的“私人宗教”——重要的已不仅是偶尔的造物，而是朝朝暮暮将那神圣的钟不停敲响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过程。

“诗人如一只灵猫双爪紧紧地抓住滚滚生命中的某个支点，用心灵的火眼洞悉着各个角落的生命元素。”“这种诗语与心志的层层叠叠，不仅给诗语以滔滔不尽的节奏感，同时也使读者的心思在节奏的带动下‘飞扬’起来，从而闻到了来自花瓣之间的芳香！”（赵伟语）

虽然王锋现在早就进入北京，但“老家”永远是魂牵梦绕之所在——“一座连着一座的山峦 / 层层叠叠的梯田 / 总是冒着炊烟的窑洞 / 铺着油布竹席的土炕 / 父亲总是深锁的额头 / 母亲总是透着酸楚的笑脸 / 还有吃不饱也任人使唤的牛马 / 不管主人贫富只管打鸣下蛋的鸡鸭 / 村底据说从未干涸过的小河 / 以及几里之外深不见底

的水井 / 还有村顶头那棵不老松……”(《老家》)。

“老家”的重心，是他的父母双亲。

“脚下坎坷的路 / 原来是父亲瘦硬的脊梁”，“父亲从远古的森林里走来 / 世界从此有了路”，“重轭下 / 是老黄牛的无奈 / 父亲无数个世纪的沉默”，“原野深处永远消失的 / 是父亲破旧的轱辘车”

(《路》)；“当我的心刻上二十八圈年轮 / 仍然读不懂父亲那张布满犁沟的褐色土地”(《父亲的脸》)；“太阳升起的时候 / 我赤裸着 / 走过地平线 / 走过父亲古铜色的担忧”(《树》)；“赶上那头和我一样在反刍的牛 / 喊一声长眠在地下的父亲 / 种谷去”(《第一声布谷鸟叫》)；“在那片黄土地上 / 父亲耕种了十八年 / 收获了玉米棒似的我 / ……十年后 / 我归来 / 父亲已把自己种入黄土地下”(《父亲》)；

“父亲种了一辈子的谷 / 种出了七个子女 / 种累了给母亲打声招呼就去了 / 去了就

再没回来过”（《母亲节与布谷鸟》）……

“妈妈 / 你已是风烛残年 / 妈妈 / 你已是满鬓白霜 / 妈妈 / 你已经老眼昏花 / 可已到不惑之年的儿子 / 仍在寒夜里 / 嚎啕痛哭”，“妈妈 / 您在儿子面前为什么总怕做错事 / 您那怯生生的目光 / 让儿觉得 / 是儿做错了什么事”（《为妈妈哭泣》）；

“父亲走后 / 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那双大大的眼睛 / 像过去那样圆 / 送我当兵离家时的满头青丝 / 早已落成了雪 / 七个儿女及孙儿孙女 / 成群结队围在身边 / 也驱不走母亲眼底忽闪忽闪的那份孤独”，“她一步步向父亲走去 / 啊 / 生苦养苦思苦念也苦的母亲 / 去意已决的你 / 能否放慢些脚步”（《对根的思念》）……

——谁都说俺家乡好，谁都思念父母恩，但王锋“游子”之情、“孝子”之爱是如此的持久、浓烈，甚至到了铭心刻骨、肝肠寸断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每读至此，我都砰然心动、热泪

盈怀！正所谓：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对那块土地爱得深沉……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王锋就是一个真人。他的真实体验、真实感悟、真实思考都转化成“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白居易语）的诗句。这些句子，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无法销磨的痛苦。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

如果说，对“生之惑”的追思，是他永远排解不掉的情结，那么，现实中生活

中的“恋之苦”，又是他无法释怀的“心烦”、“心痛”、“心悸”，甚至是“心劫”！

“冬月的冷峻与夏日的热烈 / 成了心灵深处的死结”（《思者无绪》）；“穿透心壁的呼唤 / 心碎处无语”（《冷雪》）；

“渴望还是渴望 / 遗憾依然遗憾 / 长出满目新绿 / 也不能覆盖心灵的荒漠”（《诺言泪》）；“一行行深深的脚印里 / 全是凝固成紫色泥巴的心血”（《独立深秋》）；

“念你时 / 秋叶铺满心路 / 想靠近你的我 / 无处下脚”（《秋悸》）；“苦中之苦自酿其苦有苦难言 / 夜深人静看着自己的心被折磨 / 无能为力 / 又一次体悟了‘心劫’这个词的力度”，“把自己种成最恨 / 总想说的话总也哑在嗓眼 / 咽回肚里像一座坍塌的山 / 将心压得粉碎”（《心劫》）。

“在诗歌中爱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他的爱绵延无期的分离和相思之苦之痛之悲之哭之泣帮助了他的诗歌，使其拥有了一个爱的世界。尽管爱已经消失，如同枯叶